



對手還是助手？ 藝術家共話AI

●任哲在啟德體育園的雕塑《龍之九子》。
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偉邦攝



●徐冰參與的人工智能無限電影(AI-IF)項目。
網絡圖片

這場關於「人機協作」邊界的討論，在書法、雕塑與新媒體藝術領域展現出多維度的碰撞。徐冰在二十年前便試圖用計算機生成「英文方塊字」，卻發現書法審美終須人為考量；任哲視AI為「武器」，強調創作者須以「心」支配技術的「腦」；程然則看到AI如鏡，既映照出藝術家的效率渴求，也折射出原創性在數位複製時代的堅守。

徐冰：AI無法做到字體審美

「英文方塊字」是徐冰自1993年起創造的形似中文、實為英文的新書寫形式，在科技飛速發展的當下，「英文方塊字」是否能用人工智能來創作？徐冰稱，其實早在20多年前，他便與日本的一家美術館做實驗，向計算機輸入英文後即可自動生成方塊字，不過他認為生成的字並不好看，因為「方塊字藝術需要的就是人的審美」。徐冰形容書法是很「敏感」的，這一筆落在這，下一筆的位置就要隨之調節以達到協調。AI欠缺了人的感官，因此無法具備人類的審美能力，從而不能實現字形的美觀和筆觸的細膩。

任哲：AI與藝術家是共生關係

任哲表示，「AI需要藝術家的原創作品來豐富自己的素材庫，而藝術家則可以使用AI加速資料查找和整合的速度，所以兩者是一種共生關係。」他說，AI的優勢在於，能把所有的現有數據集合並尋找到最優選擇。但也正因為此，這個優勢只是將人類的經驗進行「整合」，而藝術是關於「創作」，是「意外的火花」，它不應是資料庫中已經存在的內容，而應是全新的。所以從這個角度，AI永遠取代不了藝術家，「能夠被取代的也談不上藝術家。」任哲說。

問及目前是否會使用AI輔助創作，任哲說沒有，「我的創作都是我自己想出來的，AI沒有情

感，它就像『大腦』，但『大腦』需要『心』的支配。」AI和藝術家的關係，應該是「心腦合一」「知行合一」的關係。

任哲認為，AI是一種武器，而這個武器若要達到「順手」，就需要兩者之間互相磨合，找到中間的那個點，但這絕對不是迎合。任哲說，好的藝術作品應該能具有對抗時間的「永恒性」，它並不是一種潮流，它不是迎合當下的觀眾而在未來就會被拋棄，而是無論從哪個時代來看，都能感受到作品中藝術的光輝在閃耀。

程然：AI在香港前景廣闊

程然表示，AI決不能取代藝術家。：「AI的算法是基於普遍概念的問題和答案生成，它不能替代創意，因為藝術和創造力帶來的並非『普遍概念』，而是『普遍概念』之外的『極少數』部分。」但同時程然也承認，「AI的發展確實能帶給藝術家便捷，比如減少他們搜集資料的時間。藝術家應進一步探索和強化AI帶給創造的可能性。」程然總結，AI和藝術家之間是一種「互補」或者「雙生」的關係，「AI能夠節省時間，創作者通過使用AI能夠更快速得到基礎問題的

解決方案，因此可以釋放大量人力，從而更專注於創作視角。」

程然認為目前藝術家使用AI創作的困難在於，當創作者自身的觀點和AI的觀點發生衝突時，應如何抉擇判斷。另外使用AI創作可能還面臨倫理、法律和版權問題，「這是一個全新的媒介，勢必會面臨以前從未有過的問題。AI的圖像是基於什麼藝術家的數據生成？這些圖片是否具有版權？使用AI創作的藝術家是否擁有這些版權？這都是要謹慎對待。」

三月底開幕的「徐冰在香港：英文方塊字書法」預展時，香港文匯報記者提問藝術家徐冰對AI的看法，徐冰則表示自己其實早有嘗試。當科技浪潮拍打藝術海岸，AI與藝術家的對話便激盪出層層思辨的浪花。

●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
丁寧、小凡



●程然的錄像作品《信》。
網絡圖片



●錄像和攝影介藝術家程然。
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偉邦攝



●「英文方塊字」創始人徐冰。
香港文匯報記者小凡攝

在北京主講AI文創應用沙龍(一):用五行理解AI



午後的北京，在我們精心布置紫荆文化廣場的沙龍現場，空氣中瀰漫着思維碰撞前的期待與興奮。3月30日下午，我有幸作為主辦方和主講嘉賓，與眾多業界同仁、新銳力量齊聚一堂，共同參與了這場意義非凡的「AI文創應用沙龍」，分享大模型及智能體的理論和實操。回想起活動中的點滴，從前期的精心籌備到現場的熱烈討論，再到結束後意猶未盡的回味，我的內心依然充滿着激動與滿足。

在分享環節，我有幸向各位來賓闡述了我對於人工智能，特別是「智能體」(Agent)設計理念的一些思考。我嘗試從我們中華傳統文化的智慧寶庫中汲取靈感，用大家更為熟悉的《易經》哲學來進行類比和解釋。

在我看來，一個所謂的「智能體」，無論其外在表現多麼複雜，其核心運作機制都離不開幾個基本要素：輸入(感知環境)、輸出(執行動作)、儲存(記憶信息)、外部控制(接收指令或規則)以及創造(生成新內容或策略)。當我深入思考這五個核心參數時，我驚奇地發現，它們與中國古代哲學經典《易經》中的「五行」——木、火、土、金、水——之間存在着某種深刻的暗合。五行相生相剋以及同類比和的關係，構成了一個動態平衡的系統，描述了世間萬物的基本互動模式。同樣，智能體的這五個核心要素，也通過相互作用、相互影響，構建起一個完整的人工智能系統。這並非牽強附會，而是試圖在不同知識體系間尋找底層的共通邏輯。

進一步思考，這五個核心要素(參數)並非只有「開」與「關」兩種狀態。它們



●作者在北京主講AI文創應用沙龍。

可以有不同的「程度」或「模式」。比如，可以「全開」(功能最大化)，可以「全關」(功能禁用)，更存在着大量的「中間態」。這種中間態還可以細分，比如偏向積極(「少陽」)，或者偏向保守(「少陰」)。這不禁讓我想起了《易經》中的卦象變化，從最基本的「乾」(太陽，代表全開)與「坤」(太陰，代表全關)，到各種陰陽爻組合形成的六十四卦，代表了宇宙萬物的無窮變化與可能性。如果我們將智能體的五個核心參數，每一種都賦予四種基本狀態，那麼理論上就可以組合出4的5次方，也就是1,024種基礎形態各異的智能體。這說明，智能體的世界遠非單一模式，而是充滿了豐富性和多樣性。看似高深莫測的AI，其底層構建邏輯甚至能從古老的東方智慧中找到理解的鑰匙。

在分享中，我特別強調了一個觀點：當前AI領域的發展，似乎存在一種「簡單粗暴」的傾向，即過度追求算力、能耗和模型規模的極致，「力大磚飛」，彷彿只有開着「法拉利」在信息高速公路狂飆才算是成功。誠然，頂尖的性能在特定場景下至關重

要，但是，真實的世界是豐富多彩且充滿約束的。我們不能只盯着「零」和「無窮大」這兩端。正如我們從北京的亦莊去朝陽，並非每天都需要、也並非總能負擔得起駕駛頂級跑車。更多時候，我們需要的是性價比高、能耗低、靈活適應需求的解決方案。

我認為，AI在文創領域的應用，尤其需要關注和探索「中間地帶」的價值。我們需要的是能夠「恰到好处」地融入創作流程、提升效率、激發靈感的人工智能工具，而不是取代創作者本身的全能巨獸。例如，可以設計出在大部分時間處於「休眠」狀態，僅在接收到特定觸發信號(如用戶指令、環境變化)時才被激活，完成任務後再次進入低能耗狀態的智能體。這種「平時沉睡，一叫就醒，幹完活接着睡」的模式，或許更能滿足文創領域對成本和效率有精細考量的需求。找到適合特定場景的、經濟高效的AI應用模式，這片廣闊的「中間地帶」，才是未來AI賦能文創產業最富饒、最值得耕耘的土壤。

讓我感到欣慰的是，我的分享似乎引起了在場嘉賓的共鳴。在隨後的互動環節，大家圍繞AI在劇本創作、視覺設計、音樂生成、IP孵化、用戶體驗優化等方面的具體應用場景展開了深入探討。可以感受到，大家對於AI技術如何真正落地、如何與現有文創工作流結合、如何解決實際痛點抱有極大的熱情和期待。

人工智能不是終點，而是全新的起點和強大的工具。如何駕馭好這個工具，讓它真正服務於文化創意的繁榮，服務於人類精神世界的豐富，正是我們這代文創人需要共同思考和實踐的課題。

●作者/圖片：文旅部
香港青年中華文化傳播大使梁家信

●AI「復活」的唐伯虎形象。



AI「復活」古人 助文博和教學

文化和旅遊廳推出「武松版回答我」，推介齊魯好美食；四川省文化和旅遊廳請來「諸葛亮」，在線「安利」旖旎風光；安徽博物院、蘇州博物館等結合名人形象和真實歷史創作科普視頻，部分作品點讚量達數萬次。

這一技術在課堂教學中也得到實踐。「教一年級學生背誦《靜夜思》時，我用AI生成李白的虛擬形象，讓他與學生對話，增強課堂的情境代入感。」濟南市萊蕪區花園學校文昌區語文教師王聰表示，這種寓教於樂的形式深受低年級學生歡迎，拉近了他們與歷史人物的距離。

在山東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、博士生導師李輝看來，AI「復活」歷史人物所帶來的衝擊力，不僅源於新奇的技術，還因它讓當代人重新感知歷史的溫度和文化的深厚，激發大眾深層次的情感共鳴。

看見「AI版」諸葛亮，人們會忍不住了解三國故事；目睹蘇軾泛舟湖上的瀟灑姿態，學生開始嚮着老師講詩詞。李輝指出，AI正在重塑教育，讓學習從標準化走向個性化、從「被動接受」變成「主動探索」。

「技術必須服務於文化，而不是讓文化淪為技術的附庸。」李輝認為，AI「復活」歷史名人的最大意義在於借此傳遞更深刻的文化內涵和思想精神。新技術可以作為工具，但不能成為主導者，其創作內核必須以嚴謹的學術研究為基礎，否則將是曇花一現的娛樂化產物。

當下，人工智能技術還在文博、古建等多個領域構建人與歷史對話的形式。聽AI數字人講解館藏精粹，觀古建築群復原場景……人們在虛實交融的數字化場景中，見證傳統文化在科技浪潮中煥發新生。

●綜合中新社報道